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白田雜著卷三 四

詳校官中書臣王鵬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郭文鈖

白田雜著卷三

寶應王懋竑撰

孟子序說考

按史記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齊湣王十年齊人伐燕人二年燕人立太子平通鑑梁惠王三十六年稱王為後元年又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而無哀王齊宣王十九年齊人伐燕是年宣王

卒子湣王立又二年燕人立太子平其不同如此朱子綱目一依通鑑而序說集註則從史記亦有不同今考沈莊仲所錄朱子語以編年當從通鑑伐燕當從史記而孟子齊宣王當為齊湣王此為晚年定論而大全不載其語諸儒亦無及此者故據史記戰國策荀卿及汲冡紀年古史諸書一一疏通證明之俾後之讀孟子者有考焉至仁山金氏新安陳氏所云亦附辨於後庶無疑於其說未知世之君子以為何如也

汲冢紀年魏惠成王之三十六年稱王更為一年又十六年卒子今王立其叙事盡今王之二十年時未卒故不稱謚惠成王即惠王今王即襄王也杜預春秋集解後序言汲郡人發古冢得之晉書言發魏襄王冢具曰或云魏安釐王冢則非安釐王耶襄王巳歷兩世不得稱襄王為今王也世本魏惠王卒子襄王立襄王卒子哀王立即無哀王此可為紀年之證故通鑑據紀年以改史記語錄謂通鑑此一節為是而序說不著紀年通鑑之異同集註亦略之益疑焉而未定也語錄謂發安釐王冢此襲晉書之誤

史記孟子列傳先游齊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於伐燕則略之故古史謂孟子先事齊宣王後乃見梁惠王梁襄王齊湣王此本史記而又合以伐燕之事故以為再至齊事齊湣王也按孟子先見梁惠王梁襄王後事齊宣王敘次甚明又載於崇見王及致為臣而歸始末詳悉初無再至齊之事則史記古史之誤不可從也魏世家惠王之三十五年孟子至梁以年表計之又二十三年齊湣王伐燕又二年燕人畔其時孟子方在齊

當孟子見惠王時惠王已稱爲叟度其年五六十矣更二十五年孟子年益逾八十而致爲臣而歸又在燕人畔之後齊王安得有繼此得見之語而孟子亦不得有含我其誰之歎也以此考之則史記古史之誤逾明白矣史記惠王未嘗稱王襄王元年齊魏會於徐州以相王始追尊惠王爲王然孟子則書見梁惠王與言皆稱王或者以爲著書之時追稱之則與王言不得稱王也史記知其不合乃改王爲君益失其實又惠王自言三敗

之事齊虜太子申在惠王之三十年而喪地於秦辱於楚則魏世家惠王時無其事襄王五年予秦河西地七年盡入上郡於秦此則所謂喪地於秦七百里者十二年楚敗我襄陵楚世家懷王六年柱國昭陽破魏於襄陵得八邑即襄王之十二年此則所謂南辱於楚者杜預以史記誤分惠王之後元年為襄王之元年以此證之則史記之誤無疑故孟子實以梁惠王之後十四五年至梁而史記既誤分後元年為襄王遂移之三十五

年通鑑既依紀年以改史記而於孟子至梁仍從史記以惠王之三十五年則距襄王之立凡十七年孟子在梁無如是之久而書梁事亦不得如是之略此又通鑑之誤不可從也以梁惠王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語考之則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必在其時自是後十二年以後事而孟子至梁又在其後明矣

通鑑據孟子以伐燕為齊宣王而宣王卒於周顯王之四十五年又三年慎靚王元年燕王噲始立又七年齊人伐燕則不可以為宣王之事也於是上增齊威王之

十年齊威王卒於周顯王之二十六年通鑑卒於周顯王之三十六年史記齊威王在位三十六年通鑑在位四十六年下減湣王之十年齊湣王即位於周顯王之四十六年通鑑卒於周赧王之二年史記湣王在位四十年通鑑在位三十年而移宣王之十年以就伐燕之歲其增減皆未有據而又以伐燕為宣王時燕人畔為湣王時與孟子亦不合此序說所以疑焉而不敢質也齊湣王初年强於天下與秦為東西帝其所以自治其國者亦必有異矣末年驕暴以至於敗亡此則唐玄宗秦苻堅之比玄宗開元之治幾於貞觀苻堅始用王猛

有天下大半其初豈可不謂之賢君哉故孟子謂以齊王由反手王由足用爲善皆語其實而湣王之好貨好色好樂好勇卒不能以自克末年之禍亦基於此後來傳孟子者乃改湣王爲宣王以爲孟子諱葢未識此意語錄疑門人改之亦意其或然大略傳孟子者私改之耳今以宣王爲湣王則處處相合而通鑑之失亦可置而不論矣　孟子在齊約略之不過四五載其去齊當在湣王之十三四年下距湣王之歿更二十五六年孟子必不及見若孟子所自著

則不得稱謚即門人記其所言亦未必定在一二十年後也故公孫丑兩卷皆稱王而不稱謚乃其元本而梁惠王兩卷則稱宣王其為後人所增無疑矣孟子之卒不詳何時然去齊時年當六七十矣必不及見湣王之歿也

通鑑從紀年改襄王之年為惠王後元年此為最得而仍謂孟子以惠王之三十五年至梁則其誤也序說有疑於通鑑故於惠王襄王之年皆不詳註而於孟子至梁之年仍本史記至於惠王言喪地於秦則引十七

年秦取少梁其事爲已遠又云數獻地於秦考之魏世家惠王初無其事魏世家止言秦用商鞅收地至河而不言獻地商君列傳言魏割河西地以獻於秦去安邑徙都大梁而魏世家至襄王五年始予秦河西地則商君列傳盖適言之非必三十五年前事也又云與楚將昭陽戰敗亡其七邑則襄王十二年事不可以屬之惠王此集註之未及改正者當以語錄爲定也七邑今史記作八邑張氏存中謂與集註不合未知孰是今按索隱註古本作七邑是史記元作七邑而今本乃後來所改集註盖據元年

仁山金氏謂齊宣王伐燕孟子所見以爲湣王則荀卿

所聞史記又所傳聞不得以所聞所傳聞而疑所見而以序說集註之據史記以疑孟子為未然此皆失之不詳考而漫為是言也又據戰國策以伐燕為齊宣王不知戰國策亦後來以孟子而改按燕秦死於齊湣王之初年燕秦死燕代乃出游說燕王則代不得事齊宣王而燕王噲即位於湣王之四年則代之說燕王噲讓國其非宣王時明矣仁山亦以通鑑改威王湣王之年為無據而反欲據戰國策以證通鑑此大誤也

新安陳氏謂以淖齒事證之湣王為是此語不可曉其謂孟子以齊湣王為齊宣王乃傳寫之訛則略如語錄之說而亦不引語錄為證又謂無所折衷姑以綱目為據綱目朱子初年所脩多出於門人之手後來欲更定而未及序說則在其後未可據此以疑序說新安自為騎牆之見亦不必辨也

盤銘考

章句曰盤沐浴之盤也本之孔疏新安邵氏曰日日盥

頮人所同也日日沐浴恐未必然内則記子事父母不過五日燂湯請浴三日具沐而已斯銘也其殆刻之盥頮之盤歟臨川吴氏曰盤從皿或從木所以承盥手餘水將欲盥手别以一罷盛水寘於盤上用杓斟罷中之水沃之所沃餘水落在盤中故盥文從水從臼從皿兩手加於皿而以水沃其手也皿即盤也内則曰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盤不以盛盥水而以盛其餘大戴禮武王銘盤曰盥盤明盤之為盥罷而非沐罷浴罷也

內則凡家之人每日晨興必盥故曰日新至若沐浴則以三日五日之期且或過之無一日一沐浴之禮湯所銘之盤與武王所銘皆盥盤也鄭氏但言刻銘於盤而不言盤之為何用孔疏乃以為沐浴之盤誤也按邵吳兩氏俱據內則辨盤非沐浴之盤是也但邵謂盥饋之罍吳氏謂別有一罍寘於盤上而以盤承餘水則皆無所據而輒為之說亦非是尚書顧命王乃洮頮水孔疏以洮為盥疏云洗手之謂盥洗面之謂頮自是兩事內

則雞鳴咸盥漱不言頮子事父母面垢燂潘請靧靧頮古今字與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同似非日日頮面者或者對言之洗手曰盥洗面曰頮散言之則通曰盥若然則内則不應有面垢請靧之一條也古今之變不同有不可詳考者合只據大戴禮以為盥盤則可而謂盥頮之盤則不若吴氏之為得也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水在洗東鄭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少牢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鄭注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吴氏葢以此意之以盤

承餘水而別有一巵寘於盤上水在罍而以枓沃盥於洗非別有一巵在洗之上故禮多直言洗而已少者奉槃長者奉水盛水自別有巵沃盥則以水沃於盤非別有一巵寘於其上也吳氏之說此為無據矣内則槃字從木則盤乃木巵故可刻銘而盥乃日月所必有故以取喻於日新章句以此非大義所關不復詳考而邵吳兩說亦有未盡然者乃因其說而申辨之

左傳奉匜沃盥疏曰說文云匜似羮魁柄中有道可以

注水盥滌手也從臼水臨皿然則匜盛水器也盥洗手也沃澆水也據此則長者奉水乃以匜盛水而沃於手上以盤承水但言沃盥而不言盤者言盥而盤在矣士昏禮亦但言沃盥羹魁許氏據所見而云不知何器也

鴻鴈麋鹿訛疑

孟子顧鴻鴈麋鹿趙氏無註集註鴻鴈之大者麋鹿之大者蓋據毛傳大曰鴻小曰鴈而麋鹿則又以例言之以非大義所繫故集註亦不復深考也今按毛傳大曰鴻

小曰鴈孔疏云鴻鴈俱是水鳥故連言之其形鴻大而鴈小嫌其同鳥雌雄之異故傳辨之曰大曰鴻小曰鴈也據此鴻雖鴈屬而非一類其謂鴻為鴈之大者似非傳疏之義史記陳涉世家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留侯世家高帝歌鴻鵠高飛一舉千里揚子法言鴻飛冥冥弋者何篡焉則或以鴻鵠並言或専言鴻而不及鴈也月令鴻鴈來鴻鴈來賓鄭註今鴻皆為候至鴈北鄉正云鴈夏小正二月鴈北鄉九月遰鴻鴈又並及鴻尚書

孔註陽鳥鴻鴈之屬大抵鴻鴈同是水鳥皆順陰陽往來而非鴻即鴈也索隠史記註曰鴻鵠一鳥若鳳皇然非鴻鴈與黄鵠也此解又别是陳涉髙帝楊子所云皆非鴻鴈之鴻矣陸璣曰鴻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似鳧亦白色今人直謂之鴻具說鴻形色自與鴈不類而謂史多言白鴈則鴈亦有白者而非即鴻也陸璣之云見正字通所引而於詩凡此疏無考疑出陸佃埤雅佃誤作璣也皆無確說姑記於此以俟考焉

月令仲夏鹿角解仲冬麋角解熊氏云鹿山獸夏至得陰氣而角解麋澤獸冬至得陽氣而角解則鹿與麋雖一類而非鹿即麋麋即鹿也爾雅麋牡麔牡麎其子麇鹿牡麚牡麀其子麛固絕有別與月令同也詩多言鹿而無及麋者春秋多言麋而不及鹿春秋傳或言鹿如鹿死不擇音譬如捕鹿或言麋如射麋麗龜逢澤有介麋而鹿與麋註疏皆未有明言其異同也其謂麋為鹿之大者恐是以鴻鴈之例言之爾夏小正十一月隕麋角而五月不言隕鹿

角當是觡文

説文鴻鵠也鴈鳥也其訓鴻與鴈絶不同鳥部又有鴈字鵝也鹿獸名麋鹿屬亦不言麋即鹿也藝文類聚白氏六帖鴻與鴈各言之而不詳其異同初學記則有鴈而無鴻矣藝文類聚初學記皆有鹿而無麋白氏六帖則有之此以事類言而於異同則不論矣以今所見則有鴈而無鴻有鹿而無麋而古今所説亦皆無明據今記於此以俟博物者考而質之

書楚辭後

王逸離騷經序說謂屈原之仕在懷王時後被讒見疏乃作離騷是時秦令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誘與俱會武關原諫不聽遂爲所脅客死於秦頃襄王立復用讒言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等篇終不見省乃自沈而死洪氏補注云考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有諫懷王入秦事頃襄王立復放屈原兩說少異余考其書離

騷之作未嘗及放逐之云與九歌九章等篇自非一時之語而卜居言既放三年哀郢言九年之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洪説誤也原之被放在懐王十六年洪説或有所考以九年計之其自沈當在二十四五年間而諫懐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至客死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絶之音憤懣伉激畧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

孤臣放子之寃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銜勒棄舟檝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王說亦誤也王之誤本於史洪氏則以卜居有既放三年之語而諫入秦在懷王之三十年故為再召之說以彌縫之其於史亦並不合朱子辯證謂逸合張儀詐懷及誘會武關二事為一失之不考又謂洪氏解施黃棘之枉策引襄王為言與上下文絶不相入而於序說及哀郢註仍

本之者葢偶失之集註之作真有以發明屈子之心千載而下無遺議矣而舊說之誤猶有未盡祛者故竊附論以俟後之君子考焉

或曰屈原本末史所載甚明逸葢本之子云原不及襄王時則史不足據乎余曰史所載得於傳聞而楚辭原所自作固不得據彼以疑此也原所著惟九章叙事最為明晰具所述先見信後被讒與史所記懐王時相合至於仲春南遷甲子朝以行發郢都過夏首

上洞庭下江湘時日道里之細無不詳載而於懷王入秦諸大事乃不一及原必不若是之顛倒也懷王客死君父之讐襄王不能以復宗社危亡將在朝夕此宜呼天號泣以發其寃憤不平之氣而乃徒歎息於讒諛嫉妬之害而終之曰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則原之反復流連纏綿稽亂僅為一身之故而忠君愛國之意亦少衰矣司馬公作通鑑削原事不載謂其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此不足以為原病

而恐後之人或有執是以議原者九原之下具不無遺憾焉故不得而不辨也穪予由作古史於伯夷傳獨載孔子之説而於史所傳則盡去之朱子嘗取其論以為知所考信余益放古史之例以斷屈子之事後之君子其必有取於吾言也夫

按楚世家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取八邑又移兵攻齊十一年六國共攻秦懷王為從約長惜往日所云國富强而法立屬貞臣以自娯正

屈原為左徒任事之日也至十六年秦使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楚遂為秦所困原列傳言上官大夫之譖王怒而疏屈平惜往日云君含怒以待臣不請澂其然否又云弗參驗以考實遠遷臣而弗思其指此甚明而略不及譎詐絕交之云則原之見疏被放必在十六年以前洪補注云被放在十六年益亦因此而斷然以十六年言之則無所據而張儀譎王乃原被放以後之事故不之及史所載原諫釋儀雖兩見於楚世家原列傳恐傳聞之誤不

足據也以原之自敘考之既見疏即被放相去無幾時而史謂懷王時見疏不復在位至襄王時乃遷江南與原自敘不合又史云屈平雖放流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然終無可奈何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則原在懷王時已放流矣一篇之中自相違戾其不足據明甚又史僅載作離騷及漁父懷沙兩篇其可據此而謂九歌九章天問遠遊卜居等篇皆非原所作乎又史言懷王幼子子蘭

頃襄王立以子蘭為令尹當實有子蘭其人矣朱子辯證則謂其因楚辭蘭椒之語而附會之與班固古今人表令尹子椒其誤同故於序說直削不載是朱子固不盡以史為可信而非余今日一人之私言也余曩有書楚辭後一篇其原本失去今偶於亂稾中錄出之而更考之史為附其說於此庶來者有以識余言之非誣焉爾

書范增論後

東坡蘇公范增論以義帝之存亡增之所與共禍福而惜增之不早去又謂增不去則羽不亡其說既詳矣余為綜其本末則皆不然增之勸項梁立楚後為梁計非為楚計也梁立義帝僅以空名奉之而實自主其事梁死義帝並項羽吕臣軍自將之而後命自已出其分遣諸將入關救趙雖以項羽之悍莫能違也義帝項梁所立而增為謀主乃拔卿子冠軍以為上將而羽與增屬焉微獨羽不之服增亦不之服也卿子冠軍不聽羽言而

下令軍中意在誅羽羽誅而增隨之矣增之智豈不及此羽勇而無謀卿子冠軍之死增實謀之羽特聽於增耳且救趙之役增為末將其率諸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而使桓楚報命者必增也增與羽同為將鉅鹿之戰增無功焉而羽尊以為亞父則救趙入關之計其皆出於增無疑也會鴻門時義帝儼然為天下共主羽尚未王而增之言曰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其意中豈復有義帝哉羽之殺卿子冠軍也已貳於義帝矣義帝雖出

於牧豎而其人非庸庸者假令自立國後必率諸侯以討羽不然諸侯中亦必有挾之以令天下者故義帝之存非楚之利其擊殺之江中縱非增謀亦必與聞焉非特羽意也羽求戰勝之威視漢王如無有而增之疑忌特甚其遷之巴蜀而分秦三降將以距塞漢史固明著其出增之計羽與漢相距滎陽僅三載陳平以計間增而羽始稍奪其權增即大怒絕去則前此委任之專而增之竭忠盡智以為羽謀者槩可見矣其未至彭城而疽

發背以死也度其心猶惓惓不忘於羽焉是增固始終於項而於義帝豪無所與也而謂義帝之存亡乃增之所與共禍福豈其然哉羽之救鉅鹿也出於萬死一生之計幸而戰勝諸侯服從自是以後羽之失計多矣漢以仁羽以暴漢以寬大羽以殘虐不都關中而都彭城以私意分王諸將不平名為霸天下而天下之心則已去矣增於是時未聞有一言之諫爭也及漢還定三秦齊趙皆叛羽東西奔走如泥中之鬭獸兵迫於京索之

間而不得進增於是時未聞出一奇策也惟敝敝於漢王而欲殺之縱漢王可殺天下其無漢王乎田榮田横在齊張耳陳餘在趙魏豹彭越在魏黥布在九江是皆足以為羽患也秦以六世之强兼并六國而陳勝吳廣卒伍庸材倐起而亡之漢王以百戰之餘親禽項羽以有天下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死於介胄之間而莫能止也楚以區區之力欲使天下諸侯東面而朝於楚而遂以享國傳祚也豈可得哉史言增年七十居家好奇

計而以勸立楚後系之是時六國之亡未久也强宗大族所在多有如秦嘉之立景駒周市之立魏咎張耳陳餘之立趙歇大抵皆然不獨增爲奇計也假使羽不疑增終聽增言不過急攻滎陽滎陽下而漢王未必可得後此羽嘗拔滎陽矣拔成皋矣而漢王固自若也增雖不去亦無救於羽之亡東城之事增幸不及見之耳自漢定三秦蕭何守關中根本已固韓信下魏收齊趙黥布彭越皆爲漢用羽雖未亡而亡形決矣增即在焉豈

能以獨抗哉故謂增不去羽不亡者此亦不然之論也穎公文章之宗豈敢輕議而一得之愚有未能釋然者姑記於此以俟世之君子考而質焉

余十七八歲讀穎公集為此論藏之篋笥不敢以示人昨閱黄氏日抄頗議增亦人傑等語而其論有未究者追憶前作因删剟而録之

太初元年考

史記歴書更以七年（元封七年）為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

格月名畢聚日得甲子夜半朔旦冬至漢律歷志以前歷工元泰初四千六百一十七歲至於元封七年復得閼音焉逢攝提格之歲中冬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與史同則太初元年為甲寅明矣然以元封七年五月改歷是年十一月方是甲寅節氣益以元封七年之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上屬之六年而七年則從正月起數而十月十一月十二月皆屬是年故改七年為元年至十一月節氣始為甲寅而其年實癸丑也歷術甲子篇太初

元年歲名焉逢攝提格又更云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
益載十一月以後為太初元年歷術以節氣為正故索
隱有改從建子之注以此而元年實癸丑也漢志既載
閼逢攝提格之年名而下又云太歲在子則與史不合
考之未條則云前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歲名困敦所
云前者當指元封六年之十一月是七年仍是丑年與
史不異然六年之冬至又未必適得甲子此殆不可曉
索隱以漢志太初元年在丙子於漢志無明文亦未詳

所據也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四分歴所紀上元以漢文後元三年歳在庚辰上四十五歳歳在乙未則漢興元年也後下尋上其勢不誤此四分歴元文圖讖所著也太初元年歳在丁丑此最為分明可據其云太初元年歳在丁丑者則又從上尋下得之以至於王莽始楚國五年歳在癸酉元鳳七年歳在庚辰亦恰相合蓋圖讖之興在於哀平之世王莽所據以篡位者故莽之下書以始建國五年歳在癸酉元鳳七年歳在庚辰其

以年紀歲至此始見於史必王莽據圖讖所定故與史不同東漢重圖讖四分歷亦因之後遂相承不改荀悅漢紀言漢興元年實乙未則當時有不以為乙未者而文頴云五家之文悖異推太初之元則太初之元固不定於丁丑也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始於共和元年六國年表始於元王元年徐廣注共和元年歲在庚申元王元年歲在乙丑皆以後來追算得之依其注則漢元年乙未太初元年丁丑皆相合而與史記乖異葢史記止

紀年而無歲名今十二諸侯年表上列一行載庚申甲子等字乃後人所增非史記所有使其有之徐廣不當更注而索隱亦當注年表之異同不當僅及漢志矣通鑑太初元年丁丑而削史記焉逢攝提格之語考異於魯公之年謂六國表差謬而據漢志為定胡注通鑑用劉羲叟長歷邵子經世書以駁史記竊謂太初元年亦是據長歷經世書但魯公之年有漢志可據而太初之年則無他可考故不著其說也向讀史記索隱謂史太

初元在甲寅漢志在丙子相距二十三年而莫曉其說今乃考其異同如此以俟後之人正焉

漢書禮樂志太初四年誅宛王獲宛馬作天馬歌其歌曰天馬徠執徐時執徐辰也以此計之太初元年爲丁丑非甲寅明甚此證最確無復疑矣

又漢書李尋傳哀帝詔曰大運壹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歷定紀數如甲子也此從夏賀良之議而賀良所受則甘忠可天官歷包元太平經十二卷疑追改

太初之年必自於此所謂更紀天元人元考文正理推
歷定紀者王莽遵用圖讖故始建國五年癸酉元鳳七
年庚辰始明著之詔書東漢四分歷相承不改而太初
元年定於丁丑矣其與史記乖異諸注無及之者惟索
隱注以為史元年甲寅而漢志丙子相距二十三年此
三統歷與太初歷不同而亦不能明言其故也今更據
李尋傳哀帝詔則前所云似未為妄故附著焉　文穎
注五家之文悖異推太初之元其下疑脫不同二字是

文頡注固已及此而其異同又不止甲寅與丁丑矣

儒林傳考

史儒林傳治禮次治掌故以文學禮義為官一作次治禮學掌故漢書作以治禮掌故語皆未明疑文學二字在掌故上而治禮次治四字皆衍文當云文學掌故以禮義為官或禮義上有治字然無所據不敢輙改也

文學掌故缺當是兩官漢舊儀博士弟子射策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而不言丙科疑丙科則文學也史又

云擇掌故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故補郡屬通考注云

掌故尊於文學掌故竊意下掌故二字衍文兆錯以文

學為太常掌故自是兩官兒寬射策乙科為掌故房鳳

射策乙科為太史掌故俱不言文學亦可證也王莽時

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人丙科

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丙科倍於乙科疑是兩官而通言

之如淳注引漢儀甲科補郎中乙科補太子舍人與土於同次補郡國文學則丙科也亦不言掌故兒寬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則文學似非官名然以如淳所引考之則郡國又各自有文學也但文學乃弟子

員所補而寬以文學補弟子員又不相合

以文學禮義為官遷留滯本謂文學掌故之官遷擢留滯故欲廣其入仕之路而漢書顏注反謂治禮掌故之官以遷擢留滯之人非也

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比百石以下即太守卒史也皆史倒文　補中二千石屬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左右內史二千石非中二千石史通言之郡屬即太守卒史也史異其文耳

補左右內史大行卒史先取誦多者即高第可以為郎中之比不足則擇掌故補二千石屬文學補郡屬文意自明備員以不足而言也顏注備員示升擢之非藉其實用非是通考注既無誦多者故選掌故彼善於此者以充數此說是也

學官弟子一歲輒試補文學掌故其高第籍奏益不可輕得至文學掌故所遷何官史未明言若鼂錯之以文學為太子舍人則十之一二而已故曰遷留滯公孫弘

之請為别開一途補二千石卒史郡卒史廣學官弟子入仕之路其叙次甚明白通鑑槩括其辭云為博士官置弟子第其高下以補郎中文學掌故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分為兩途而與傳所云殊别葢其誤也馬氏通考曰漢書此條有博士弟子通一藝以上者補文學掌故缺有吏百石通一藝以上者補卒史恐是兩様人又曰有白身受業而通一藝以上者有已仕受業而通一藝以上者是皆襲通鑑之誤而於此

條本文末之詳考也
公孫弘之奏請專為學官弟子而言通考注云欲為學者開入仕之路故以宣布詔書為名與三代賓興之意異矣此俗儒之所喜而高士之所不屑也此一條最為分明而不詳何人所注疑出呂氏大事記馬氏據通鑑析為兩端而以大事記為未明蓋指此注馬氏既不辨通鑑之誤而反以大事記為未明是誤之又誤也大事記今未見其書俟再考

博士秦官郎中文學掌故皆秦官也鼂錯以文學為太常掌故在漢文帝時弘之所請為博士置弟子員一歲輒試補文學掌故缺其高第可以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其官秩皆不改也故曰請因舊官而興焉孝文孝景時諸博士具官待問則疑已有弟子但未置員具文學掌故亦當有人未必弟子員所補耳弘之所奏在廣弟子員為五十人與一歲即試補文學掌故缺及高第太常籍奏舊制不可詳考今以意推之通考此注如選擇具秩二百石備員貳千石屬郡屬皆足證索隱顏注之誤惟因舊官而興焉以為因舊所立

之費舍而脩飾之以官為宮則未然也再考注選擇其秩二百石為掌故此亦未然

卒史秩不同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則秩比二百石以上及百石也郡太守卒史則比百石以下也瓚注卒史秩百石此以郡國卒史言之郡國五經百石卒史元帝時始置

如淳注漢儀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按此恐漢儀之誤漢書所載較史為詳然無此語王莽時甲科四十人補郎中乙科二十人補太子舍

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不應漢時反增多於王莽也索隱引如淳注非是

通鑑又吏通一藝以上者請皆選擇以為右職胡注史謂百石以上及比百石以下也右職謂中二千石二千石之卒史也按傳選擇其秩比二百石以上及吏百石此言選擇史秩與文學掌故相次者即左右內史大行卒史也兒寛以射策為掌故即次補廷尉文學卒史正是其例比百石以下即郡太守卒史也通鑑因百石上

有吏字謂選擇其吏之通一藝以上者而未嘗考其前後之文義也以為古職本出文翁傳顔注郡中高職此受業博士而歸者以為郡中高職謂掾曹之屬黄霸為左馮翊二百石卒史馮翊以霸入財為官不補右職則卒史非右職明矣吏既不受業博士安得有通一藝以上者且即有之亦已為二百石以上矣而又補二百石之卒史乎此具為誤有斷然者而後來皆未之察也

廷尉有文學卒史則九卿皆有之不特左右内史大行

也史舉其例耳

漢火德考

自鄒衍推五德終始之傳作主運秦始皇采用其說以周得火德秦滅周從所不勝為水德封禪書或曰黄帝得土德夏得木德殷得金德周得火德秦得水德是必用鄒衍說也至劉歆三統歴乃更以夏得金德殷得水德周得木德秦在木火之閒漢得火德與鄒衍所云異矣漢初用赤帝子之祥旗幟尚赤而自有天下後仍襲

秦舊故張蒼以為水德孝文帝時公孫臣言當改用土德色尚黃其事未行至孝武帝改正朔色尚黃印章以五字則用公孫臣之說也王莽簒位自以黃帝之後當為土德而用劉歆說盡改從前相承之序以漢為火德後漢重圖讖以赤伏符之文改用火德班固作志遂以著之高帝而後漢人作飛燕外傳有禍水滅火之語不知前漢自王莽劉歆以前未有以為火德者蓋其誤也荀悅漢紀言張蒼謂漢為水德而賈誼公孫臣（今刻作公孫弘）

誤以為土德及至劉向父子推五行之運以子承母始自伏羲以迄於漢宜為火德其說為明然律歷言劉向揔六歷列是非作五紀論其論今不傳若三統歷所云則歆說非向說也賈誼云當用土德色尚黄數以五司馬遷太初歷蓋從之而班固以為踈改用火德然前漢實用土德非火德也凡此皆史記索隠漢書顔注通鑑胡注所未及故詳論之以俟後之人考而證焉

元后傳莽更漢家黒貂著黄貂又改正朔伏臘日按漢

土德色尚黄其黑貂則因秦舊未之改也莽傳以十二月為正朔伏臘則未詳或伏字連言之下止云正臘日不云伏可知也高堂隆言漢以午祖以戌臘自是後漢火德之制前漢則無考故顔注略之王莽所改亦不傳也賈誼公孫臣皆以漢為土德太初改歷從之至圖讖興於哀平之世益以漢為火德劉歆三統歷當本之此王莽以符命自立其輔政居攝時必改漢以為火德故莽傳言丁火漢氏之德也明漢劉火德盡而傳於新室也則以

漢為火德固不自後漢始矣大抵起於哀平之世王莽劉歆之說而班志以著之高帝則不然也

蔡邕獨斷五帝臘祖之異名青帝以未臘卯祖赤帝以戌臘未祖白帝以丑臘酉祖黒帝以辰臘子祖黄帝以辰臘未祖高堂隆曰水始於申盛於子終於辰故水行之君以子祖以辰臘火始於寅盛於午終於戌故火行之君以午祖以戌臘木始於亥盛於卯終於未故木行之君以卯祖以未臘金始於巳盛於酉終於丑故金行

之君以酉祖以丑臘土始於未盛於戌終於亥故土行之君以戌祖以辰臘其說與蔡合而秦靜以為小數之學因就傳著五行以為說非典籍經義之文也隆言魏土德當以戌祖辰臘靜則言漢以午祖戌臘魏當如前以未祖丑臘所云漢以午祖戌臘自是東漢火德之制而魏之未祖丑臘又不知何據也疑皆後人依放為說而漢以前祖臘之制皆不可考故顏注皆略之

俠累考

史記六國年表韓烈侯三年盜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韓世家烈侯三年聶政殺韓相俠累哀侯六年韓嚴弑其君烈侯生文侯文侯生哀侯已歴三世相距二十七年據戰國策韓傀字俠累嚴遂字仲子而史所書韓嚴別是一人原自分明無所疑也特戰國策言聶政刺俠累并中哀侯而刺客傳亦言嚴仲子事韓哀侯與年表世家不合疑策本言并中烈侯而傳者以烈侯後十年乃卒哀侯死於弑故改烈侯為哀侯刺客傳

益承其誤索隱有疑於此而未甞明言致誤之由但以史為兩存之則亦非也至通鑑從年表世家兩書於烈侯三年哀侯六年而於哀侯六年直以韓嚴為嚴遂并繫戰國策韓傀嚴遂事於其下但言使人不言聶政又云并及哀侯則與年表世家刺客傳戰國策皆不合其誤甚明胡注引蜀本注云温公之意不以嚴遂為嚴仲子亦不以韓傀為韓俠累止從年表世家而不信傳然以戰國策及刺客傳考之嚴遂即嚴仲子韓傀即俠累

高誘注嚴遂字仲子索隱俠累名傀（傀同）確然可據而通鑑以韓嚴為嚴遂而嚴仲子別是一人不知何所據也且韓嚴自姓韓嚴遂自姓嚴乃以嚴字偶同合而一之彼此參校通鑑之誤明矣索隱於史記誤處往往引他書駁正而胡注於通鑑多依阿無所發明則古今人之不相及遠矣（索隱亦有漏畧胡注間有駁止但缺畧多耳）今本戰國策作并中烈侯是又後人所改

白田雜著卷三

白田雜著卷四

寶應王懋竑撰

蘇秦

蘇秦傳秦兵不出函谷關十五年考異以為此游說之士誇大蘇秦云爾故不取然張儀之說趙王言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而范雎言於秦昭王亦有秦十五年不敢窺兵山東之語則非虛辭也按六國表自顯王

三十六年至慎靚王三年凡十五年中秦四伐魏一圍魏未嘗交兵他國至慎靚王三年五國共攻秦則從約猶未解也四年秦攻韓斬首八萬諸侯震恐可見前此之伐魏特以偏師臨之未嘗大出兵也蓋魏河西與秦接壤秦日以蠶食之而諸侯如連雞不能俱飛從約雖在而卒莫能相一秦之不出兵十五年未必以從約之故而考其事實則誠有之非盡虛辭也蘇秦傳秦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此在顯王二十七年距約從僅一

年然自至此四十年魏敗楚於陘山四十四年魏敗
韓舉敗越讙四十六年楚敗魏襄陵十五年中六國相
攻亦止此四五事爾大抵天下皆宗蘇氏之從約或從
或不從而具名猶在至赧王五年張儀破從為横未一
年而諸侯復畔衡合從則謂蘇秦去趙而從約皆解亦
未盡然也
秦本紀惠文王之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其將龍賈斬
首八萬魏世家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四萬八千於

雕陰所書小異而惠文王之七年乃襄王之四年又差一年至年表則載秦敗魏於雕陰於惠文王之五年襄王之二年更復不合以蘇秦傳考之年表為是又按秦商鞅虜魏公子卬距此八年此公子卬亦非為所虜者秦公子又不應與卬同名考蘇秦傳秦使犀首伐魏禽其將龍賈取雕陰則公子卬乃公孫衍之誤無疑也魏世家敗龍賈軍四萬八千於雕陰是四萬八千龍賈所將之軍未必盡為秦所殺斬首八萬乃秦紀誇大之語

亦非其實也通鑑從蘇秦傳年表而兼用魏世家為得之然考異又引惠文王七年秦使公子卬敗魏為約從二年事以為秦兵未嘗不出之證此則明與鑑相違殆不可曉益考異偶誤爾

論高祖斬丁公

漢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世以為義舉司馬公亦盛稱之余謂丁公之死固當而高祖之斬丁公恐未足以服丁公之心也益使項王失天下者項伯也非丁公也以

義言之丁公之誅當次於項伯項伯之不誅幸矣而又封侯何也項伯於鴻門既脫沛公於阨而又深勸羽以全太公呂后之命其為漢也至矣羽非項氏不任事其受陳平金以間疏羽君臣者必項氏也羽死而項氏侯者四人此皆與伯同心為漢者羽東城之敗項氏無一人與之俱亦無一人為之死且俛首事漢受封爵焉羽之亡皆項伯為之也而以咎丁公何哉故高祖赦季布而斬丁公足以明人臣之義而封項伯而斬丁公終不

足以服丁公之心也荀悅漢紀載赦季布而刪斬丁公事或亦有見於此歟

趙充國

景帝以周亞夫怏怏非少主臣以事殺之而史於傳後云死後乃封王信為蓋侯則亞夫之死以爭王信侯故也宣帝遣趙充國討西羌又遣彊弩將軍許延壽破羌將軍辛武賢充國屢抗言非是畫屯田策宣帝雖是充國言而卒兩從其計後充國歸為帝別疏所以乃罷武

賢歸故官而延壽之功亦不復論其後武賢告充國子卬至下吏自殺而充國亦因是請老此非武賢之力而實延壽之爲之也延壽爲太子外祖父同産弟不數年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其氣力過王信遠甚史皆殁不著而卬之所以死充國之所以請老皆不得其實與亞夫傳異矣漢不如史此亦其一也　充國以神爵元年出二年五月歸其見宣帝當在六七月間史載秋羌降而充國爭護羌校尉則猶未去位也公卿百官表神爵二

年後將軍充國衛尉忠按充國為後將軍已十餘年歸自水衡都尉遷衛尉耳充國之請老在秋冬間故别有衛尉忠而後將軍充國下脫一罷字表文多缺故不詳也充國請老後八年乃卒其請老也乃以予印之故班史已明載之而通鑑於請老一節僅於甍年云先是充國以老乞骸骨則并此曲折亦不著矣此又通鑑之失也

蘇武年八十餘以典屬國卒官龔遂年亦幾八十以水衡都尉卒官充國僅逾七十九年方自請為將而

二年即以老乞骸骨非其情也曰以避延壽之故觀浩星賜迎說充國之言其情節槩可睹矣宣帝雖從充國言而於充國之請老亦卒聽之與蘇武龔遂異矣其後趙氏與辛氏為仇而不及許氏固以武賢親告印之故亦以許氏日盛有所畏而避之耳凡此情節千載後猶可以意度之也

劉向傳

劉向傳吏生向本名使外親上變事書奏恭顯疑吏生所

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下太傅韋玄成
據玄成傳當作太子太傅諫大夫貢禹與廷尉雜考據百官表廷尉陳遂劾更
生前為九卿與望之謀排車騎將軍高許史氏侍中者
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復聋復
蒙恩徵用不悔前過而教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
免為庶人而望之亦坐使子白宽前事恭顯白令詣獄
置對望之自殺是玄成禹公與公顯許史為比而肆行
誣害更生既坐黜而望之之死亦由於此是華龍鄭朋

之流而其罪浮於楊興諸葛豐矣班固謂玄成禹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而司馬公亦論禹知而不言為罪之大而不知其公相朋比誣陷正人如此自通鑑刪此條不載綱目因之而玄成禹之罪遂不大著於後世余因讀劉向傳為表而出之後之君子得以考焉

蕭望之傳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辭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其辭較玄成禹為

少平而亦請逮捕不知有司何人也其時丞相于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衛尉王接執金吾馮奉世大司農充郎廷尉陳遂益不可考然以玄成禹著名當世而所奏乃有甚焉則有司亦不足責矣　弘恭石顯建白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專權擅朝幸得不誅復賜爵邑與聞政事不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其辭與玄成禹略同則其同心共謀可知故望之之死亦玄成禹爲之也

向極諫外家封事在陽朔二年時王鳳專政其言至為痛切後音商根相繼向傳不載一言史略之耳元延中上奏亦不甚詳大都口說不欲以書見也傳後言向每召見數言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根本無所庇廕方今同姓疏遠母黨專政祿去公室權在外家非所以彊漢宗卑私門保守社稷安固後嗣也葢述其槩而通鑑不著其語當補入

嚴光周黨王良

范史傳嚴光最詳而通鑑僅載數語綱目因之范文正公祠堂記亦僅載兩語然如所敘則子陵之高光武之大皆不可得而見矣此有待於後人之補正者也　袁宏後漢紀敘光事亦略而較通鑑為詳具云欲以為三公則與本傳除諫議大夫不合未知何據疑以袁紀為得之范書嚴光傳不載具被徵之年周黨傳建武中為議郎以病歸復徵不屈王良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遷沛郡太守不之官以病乞骸骨徵拜大中大夫六年為

大司徒司直范升奏周黨王良并言而不及光則光與
黨良之徵自非同時而王良之徵在建武三年周黨同
嚴光之徵自在五年以後也侯霸以建武五年為大司
徒光與書位至鼎足之語必在五年後袁紀嚴光周黨
并叙於五年益以類叙而王良又别叙於十一年亦以
最後被徵事總及之而周黨之徵非五年王良之徵亦
非十一年也通鑑依袁紀叙嚴光周黨於五年而易其
叙以周黨為首又依范奏并入王良具并王良於周黨

則是而本傳明云三年不云五年又云後歴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亦與本傳不合皆未知所據也　王良本傳建武三年徵為諫議大夫通鑑敘於五年故不書諫議大夫綱目依傳補書之則當改良於三年而嚴光當別為一條在五年

書卓茂傳後

卓茂傳與同縣孔休陳留蔡勲安衆劉宣楚國龔勝上黨鮑宣同志不仕王莽時並名重當世光武初即位即

訪求茂詔曰茂束身自脩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
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益專以不仕莽言此東
漢節義之所自始也范史論曰卓茂斷斷小宰無他庸
能不及不仕莽之事而僅以厚德寛中犯而不校為難
於是茂之節遂以不著而光武褒揚之指亦盡失矣通
鑑因之但言王莽居攝茂以病免歸而本傳與同縣孔
休云云皆削不載其詔辭亦止載名冠天下二語而以
光武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為首稱後之人所以

論茂者不過以此僅與魯恭劉寛並傳而視鮑宣龔勝遂若殊迹此真茂之不幸而自宋以來迄未有表而出之者也夫士之砥行立名而湮沒而不傳者何可勝道若茂者傳矣而猶有不盡傳焉此君子所為三歎息也

按茂傳末附孔休諸人此必因舊史而與魯魏劉同傳則范史之意與舊史異矣傳又言光武即位求休勲子孫賜穀以旌顯之劉宣龔封安衆侯擢勝子賜為上谷太守鮑宣子永以功至大官别有傳故史不之及盖

是時休勲勝宣皆已前殁惟劉宣與茂在宣襲封安衆茂封褒德具事正同此具褒揚之意顯然明白又蔡邕傳叙勲事云與鮑宣卓茂等同不仕新室當亦舊史之文范史雖以茂與魯䰠劉同傳而頼有此附載猶可藉以考其實若通鑑盡削諸語一切皆没不見是因范史而愈失之者也　又按孔休蔡勲不仕莽世鮑宣為莽所殺龔勝以節死故休勲子孫僅賜穀而勝子賜宣子永皆擢用劉宣亦以不仕莽襲封茂則以密令著稱故

更為太傅碇揚雖同而其差次如此前史亦未有發明之者為附及之

論張昭 附張紘

孫策創業江東以張昭為長史待以師友之禮文武之事一以委之以策之雄略而所以任昭者如此則昭之才必有大過人者矣策傳創甚請張昭等謂曰公等善相吾弟而吳歷云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此與昭烈之託

孔明蓋無以異昭傳亦云策臨卒以權託昭昭率羣僚立而輔之與吳歷略同權傳云待昭以師傅之禮而周瑜程普呂範等為將率昭傳又云昭復為權長史授任如初而昭亦自言太后桓王不以老臣託陛下而以陛下託老臣具語太槩相同則昭固獨任託孤寄命之責而權以建安五年嗣位至十三年規模大定力能拒操此昭佐佑鎮撫之功亦不細矣而權之能嗣守江東之業者皆昭力也及曹操之來昭與瑜等異議瑜既成功而昭別攻當塗亦不克昭遂以自絀矣具拒曹操攻朱光借荆州取荆州昭未有一

言史失之耶抑竟不與議也權即尊位昭以老病上還官位益以不用之故權更以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外雖尊寵而實疏遠之陳壽評曰張昭受遺輔佐功勛克舉忠謇方直動不為己而以嚴見憚以高見外既不為宰相又不登師保從容閭巷養老而已以此明權之不及策也竊謂此評為當而通鑑不著其語故詳録之昭之剛直以爭公孫淵事觀之益有敵以下所不能堪者權雖不用而尚能尊禮之此所以卒保有江東也與

綱目書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意益予之而又書婁侯張昭卒其重昭也至矣但分注太略具前後情節皆不著矣竊謂宜并載陳評為得其實也　江表傳曰權既即尊位請會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襃贊功德未及言權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按此江表傳之謬也昭以剛直見憚權稱為張公而不敢字之何得於衆中公肆摧折即後棄刀責怒之時亦未甞及此也昭之議迎操乃過為權計不欲以孤注一擲亦

用策綏步西歸之言耳雖為失策然未至誤大計權即尊位不當追仇前語昭以師傅自居於權未嘗有所降屈何至以一語之故遂伏地流汗乎其必不然也明矣陳志不載而通鑑取之私所未曉　江表傳又言昭之不相以駁周瑜等議故此亦不然權初置丞相衆舉昭權言職統者任重非所以優之及顧雍卒衆再舉昭權又言此公性剛非所以益之其語自明正陳志所云以嚴見憚以高見外者江表傳所言非其實也　穎文忠

公王元之畫像贊以昭與汲黯蕭望之李固魏徵狄仁傑並稱益極推之而後來之論未有及者故詳其本末以信蘇公之說若裴松之之論迎操為忠正習鑿齒之論閉戶為不臣皆一偏之論不足道也

張紘與張昭俱為策謀謨之臣策待之亞於張昭為策將命入為王官權之嗣業紘亦有力焉曹操以紘為會稽東部都尉吳書曰權初統事春秋方富太夫人以方外多難深懷憂勞數有優令辭謝付屬以輔助之義紘

輙拜牋荅謝思惟補察每有異事密計及章表書記與四方交結常令紘與張昭草創撰作益猶如策指時未之部也後權遣紘之部當在建安七年太夫人卒後至十二年征黄祖始令紘居守遥領所部十三年秋九月後操東下紘不與議則破黄祖後紘又逺之部矣十二月權以紘為長史從征合肥是時張昭别將兵攻當塗是已罷長史也吴書又曰每從容侍讌微言密指常有以規諷則權之外尊禮而内疏之亦與昭同紘以十七

年卒留牋與權大抵為昭言亦自况也權之不及策此又其一徵矣　通鑑紘以魏明帝太和三年卒即權稱帝之年也距建安十四年益二十年紘以長史終位不應權即尊位紘仍為長史也權以魏文帝黄初三年改元置丞相衆再舉張昭而不及紘則紘之前卒可知矣陳志紘建計宜出都秣陵權從之令還迎家道病卒按權傳建安十六年徙治秣陵明年改為建業建安二十五年權自公安都鄂改名武昌黄龍二年遷都建業因故

府不改館紘之卒在前徙治秣陵之後通鑑以為遷都建業後所以致誤綱目改於建安十七年為是故申言之公安昭烈所治後令糜芳傅士仁守之建安二十五年芳士仁降權自建業往公安次年四月自公安徙都鄂在公安不半載其實自建業徙都鄂也并及

論李豐 附傳嘏

李豐宿為司馬師所親待其為中書令也師所引用乃不附師而與魏主謀以夏侯玄代師輔政此與漢之王章無異魏之忠臣莫有過焉者也當是時司馬氏之簒

弑已成豐元輩所謂區區以一簣障江河用沒其身然功雖不就而意則可悲矣陳壽不為豐立傳僅附於夏侯玄傳中其叙事率據獄辭未必皆實而大指尚略可見魏氏春秋云大將軍責豐豐知禍及遂正色曰卿父子懐姦將傾社稷惜吾力劣不能相禽滅耳大將軍怒使勇士以刀鐶築腰斬之壽為晉諱故削此語不載晉書文帝紀天子與中書令李豐光祿大夫張緝黄門監蘇鑠等謀以太常夏侯玄代帝輔政帝知其謀使中書

舍人王羨魏志注作羕迎豐豐見迫隨羨而至帝數之豐知禍及遂肆惡言帝怒遣勇士以刀鐶築殺之所謂惡言即魏氏春秋所云也然則豐實欲魏主命而獄辭不欲明言之廷尉奏所謂迫脅至尊益隱指此至魏書所謂陛下儻不從人云云乃獄吏之誣辭耳故壽志亦不載之通鑑叙豐事專用魏略書削豐謀以玄輔政等語於獄辭又雜用魏志魏書其意以豐與玄緝陰相黨結師自以疑忌殺之其獄辭皆虛語與曹爽傳同於後又載

杜畿并傳嘏語若豐立與何晏鄧颺等同以浮華相扇被誅而豐之忠遂以不著於天下後世綱目始正之云司馬師殺中書令李豐太常夏侯立光禄大夫張緝書司馬師殺而不去其官於是豐之忠始明白而分注所載則仍通鑑未之改政也余是以考之魏志魏氏春秋晉書為備詳其本末後之君子其必有以斷此矣　通鑑叙豐事先及豐父恢語出魏略然魏略豐父名義與傳子豐父名恢不同又載傅嘏論夏侯立何晏鄧颺語

論李豐語此與杜畿語皆出傅子傅子傅玄所著玄嘏從父兄弟故多載其語按嘏本傳魏黃門侍郎以與晏等不合免官後起為滎陽太守不就司馬懿請為從事中郎遂附從懿父子以傾魏與之死齊王之廢嘏皆與有力焉故與誅即以嘏為河南尹轉尚書賜爵關內侯齊王廢進爵武鄉亭侯及毋丘儉文欽兵起嘏勸師自行與之俱東師卒中詔嘏還師嘏輒與昭俱還以成司馬氏之篡迹其始末蓋與賈充不典幸其早死不與佐

命之數此乃魏之逆臣但以善自韜晦不名其功即如
與昭俱還乃嘏之本謀顧以推之鍾會故世莫得而議
之其與何晏鄧颺及玄豐不平皆以其爲魏故而自與
鍾毓鍾會何曾陳泰荀顗善則皆司馬氏之黨也所譏
議晏等語大率以愛憎爲之如晏輩固不足道若豐玄
豈不勝於鍾會何曾荀顗而嘏之好惡如此陳壽論嘏
用才達顯而裴松之謂嘏當時髙流壽所評不足見其
美庸人之論淺陋可笑故陳壽僅載嘏論何晏數語裴

松之注則盡收傅子所述云云通鑑又因注而為之條分件繫謂嘏言若蓍龜之驗於是嘏得為魏之名臣而豐玄遂與何晏鄧颺輩同類而共棄之此眞豐元之不幸也

吳蜀分荊州及取劉璋始末

劉表為荊州刺史有八郡之地治襄陽曹操征表表子琮迎降八郡皆平分南郡為襄陽郡後敗於赤壁北還則僅有南陵襄陽及江夏之北境而吳有南郡江夏及

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蜀有武陵長沙零陵桂陽益荆州之地三國分有之也其後先主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荆州則欲併得南郡江夏之地以周瑜言而止瑜卒以程普領南郡太守又以魯肅言借荆州普還為江夏太守又以長沙之漢昌下雋瀏陽及南郡之江陵為漢昌郡魯肅領漢昌太守是所借者南郡數縣之地而已江表傳曰周瑜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給備備别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備以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安民後從

權借荊州數郡摟先主南收四郡立營公安公安即武陵郡孱陵縣於南郡無所與所分南岍地不知何在胡注以南岍為南四郡四郡乃備所自取魏蜀吳志皆同此非瑜所分也是時劉琦為江夏太守自奔江南後魏以文聘為江夏太守屯沔口吳以程普為江夏太守治沙羨而先主表琦為荊州刺史南收四郡各以兵力據而有之孰肯以地分人者且瑜於先主之詣京方力言以土地業備之不可豈肯自以地分與之乎先主之欲都督荊州以據地廣大北可向襄陽

以通宛洛西可由巫秭歸以窺蜀非僅為地少不足以給也陳志蜀先主吴主傳皆不言借荆州魯肅傳肅勸借荆州在周瑜卒之前益失其次惟程普傳瑜卒普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備普還領江夏太守此為分明通鑑瑜以建安十四年十二月據江陵十五年卒其卒不詳何時益在夏秋間也先主之詣京則在春矣其借荆州當在秋冬間關羽為襄陽太守駐江北張飛為宜都太守治秭歸皆得南郡後事參考諸傳略得其實而

江表所云以地給備及備借荆州數郡之語皆傳聞之
妄不足據也周瑜傳瑜詣京見權請與奮威將軍孫瑜
共取蜀還江陵治裝道病卒魯肅傳周瑜甘甯並勸權
取蜀權以咨備備内欲自規乃偽報曰備與璋託為宗
室冀憑威英靈以匡漢朝今璋得罪左右備獨悚懼非
所敢聞願加寛貸若不獲請備當被髪歸於山林及備
西圖璋權曰暨子乃敢挾詐蜀先主傳權遣使云伐蜀
荆州主簿殷觀曰若為吴先驅進不能克退為吴所乘

即事去矣今但可然贊其伐蜀而自說新據諸郡未可興功吳必不敢越我而獨取蜀如此可以收吳蜀之利先主從之權果輟計今詳肅傳所云則瑜在南郡時欲與孫瑜自取蜀故先主有願加寛貸之語先主傳所云則借南郡後故殷觀有不敢越我而獨取蜀之語自非一時之事若獻帝春秋所記欲共取蜀則借荆州後事而又云不聽孫瑜軍過則又似周瑜在時瑜之請與奮威取蜀益欲以瑜鎮守其地非借瑜之力周瑜旣卒曾

肅吕蒙俱在權必不獨任瑜以伐蜀也至云使關羽屯江陵張飛屯秭歸未借南郡則江陵秭歸非蜀所有既借南郡關羽為襄陽太守駐北岸張飛為宜都太守屯秭歸蜀分南郡為宜都郡又非為拒瑜而然若先主之營公安亮之駐南郡此指南四郡非江陵之南郡也自建安十三年以來久矣於拒瑜尤無與也所述先主語蜀志以與璋託在宗室願加寬貸具言具有本末若獻帝春秋專以同盟自相攻伐為說而以被髪入山語繫之前無所承語意齟齬殊

不相合其爲傳聞之誤亦無疑也通鑑於借地事一依江表傳所云考之陳壽志皆不合而所述先主語全用獻帝春秋附以蜀志託在宗室之語又刪去末若不獲請之語而更以獻帝春秋拒瑜語繫之刪移改併都非其實又削殷觀語不載溫公之意有未可曉者後人但據通鑑以吳借荊州而不知荊州之僅爲南郡以先主拒吳伐蜀而自取之而不知其情事有不同者今一一考正之庶乎不失其真也

孫權之遺周瑜與先主併力拒曹操而赤壁之戰瑜獨有其功其攻南郡亦不與先主俱先主願以其間南収四郡非瑜意也瑜乘戰勝之威以操為不足畏而疑忌先主特甚權則以新破操操必來攻仍欲拈先主以併力其意少異故權以妹妻先主而先主亦詣京見權勸權徙治秣陵陳志所云綢繆恩紀蓋其實然權固曰非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而隆中定計亦云權可與為援而不可圖是時絶未有相圖之意也權既不納瑜之言

而瑜卒後卒從魯肅而以南郡借先主葢慮程普之不能以守南郡而操之所憚惟先主天下所共知（陸遜亦曰劉備天下梟雄曹操所憚）故欲藉其力以拒操操之南征向濡須而不向南郡乃避先主而不攻使以程普守之操必首攻南郡不則亦當分兵以圍江陵恐非普之所能抗則權之計未為不得也（其後魏兩攻吳曹真圍南郡司馬懿向江陵則操之不攻江淩以羽守之故也）至建安十八年操攻濡須不克而退十九年權又克廬江禽朱光操不能與爭於是權亦知操之不足畏而無

所藉於先主遂有圖取荆州之意會先主已得益州而不以南郡還吴權之怨恨益甚又以關羽在南郡度未可攻故遣吕蒙襲取三郡後卒中分荆州而吕蒙之計自是得行未嘗一日忘南郡而羽疏不之防蒙遂乘其隙而取之凡此閒隙之開始於周瑜而成於吕蒙若權之前後自有猾計其或從或不從亦非因人為轉移者也向使周瑜不以道病卒則必取蜀而先主幾無駐足之地又使權得荆州後而曹操不死則當先主伐吴時

操必以大軍蹙吳魏攻其外蜀攻其内江東成敗之機殆未可料此皆天焉非人力之所與也世皆以圖取荆州為吕蒙之功而不知其幾敗江東之業是特有天幸耳大抵吳之諸臣周瑜雄略似孫伯符有并吞中原之志而不専於自守魯肅明於大勢欲合吳蜀以拒操為三分之計至吕蒙則一以譎詭為自利計而不顧其後雖有攻戰之材非瑜肅比也權自得南郡後請降於魏責貢獻責任子權之上書極為卑巽至云願寄命交州

以終餘年其屈辱亦已甚矣使不圖取南郡而與蜀交好其屈辱豈至於此羽固懷並兼之心而方與操為敵且權有呂蒙陸遜以守羽未必能為大害其後權卒絕魏而與蜀交好者終其身葢亦有鑒於此也先主雖嘗以敗歸曹操而未嘗一為操屈諸葛孔明當奔亡之餘求救於權而其言曰荊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與隆中之言未嘗少異至其兩出祁山堂堂焉伸大義於天下功雖不就而其志可與日月爭光視權之遣周魴遣孫

布專以譎詭取勝者萬萬不侔矣陳壽志於孫劉始末略而弗詳通鑑又雜取裴松之注其予奪反若有相左者余是以詳考而備論之未知後之君子以爲何如也

論陶長沙侃

余讀朱子乞陶威公廟額狀所載劉義仲贊吳獬論其發明陶公忠義之節可謂詳且悉矣而竊疑其猶有所未盡也葢以折翼之夢爲晚年意欲覬覦之證此真莫須有之辭有不待辨而明者獨其討蘇峻也遲迴不進

緩於致討以史所書若有觀望之迹使人不能無疑者今參考前後事實互相質証則史之影響誣謗亦自顯然是不可以不辨也案晉史侃之督荊州也受明帝之命與南頓王宗西陽王羕虞胤同被委任皆庾亮所深忌者宗既被誅羕降爵胤亦左遷侃以素有威名故未之及而出王舒溫嶠以為外援又脩石頭城以備之其疑忌侃如此峻反嶠請入援而亮以詔止之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使亮能克峻則侃必不免矣亮既奔亡以

太后詔進嶠郄鑒爵位命之討賊此史所未言郄鑒傳鑒得詔書即流涕誓衆入赴國難則命之討賊可知而不以及侃嶠與亮互相推為盟主意中原無侃也嶠以從弟充之言始遣使推侃此非亮意而侃方被疑忌非得詔不敢以出師故有疆場外將不敢越局之語亮益深幸侃之不來故即相聽許及嶠聞毛寶之言又自度其力之必不能以禦峻將為峻所禽滅是以改書再遣使而侃即許之遣龔登以師來會時峻克京城已一月餘嶠在尋陽密邇京師未敢聲言討

賊比登至乃移檄遠近灑泣登舟及聞侃召登還惶怖殊甚其與侃書情迫辭危而又深知侃之為人必無變計不然適以激其怒而沮其事耳侃之召登必有深意當以登師少不足以殄敵恐亮嶠輕進必為所敗將自將以往嶠傳亦言侃許自下而未發又遣使召登還是侃本欲自下可知侃得書即戎服登舟子喪不臨晝夜倍道而進豈其旬日之間而前後頓易若是嶠以四月出師僅有衆七千人惴惴不能自保尚在尋陽侃倍道

疾赴以五月即至戎卒四萬旌旗數百里軍威大振勤王之師未有先嶠者也此豈有一毫顧望之心遲疑之迹也哉侃之疾至尋陽不獨勇赴國難亦救亮嶠於垂亡葢已釋然無恨於亮且亮國之元舅非得諂侃安敢以加誅特以郡議所指而亮亦以前事自疑故用嶠計詣侃拜謝而侃即歡然與共談宴同趨建康其公心大度又如此亮藉其威勢又欲自專討峻之功輙自遣督護王彰攻峻反為所敗乃送節傳謝侃是時侃為盟主

亮有不用命之罪然侃絶不以罪亮也比至石頭侃即言賊衆方盛難與爭鋒宜以歲月智計破之而諸軍不用其命屢戰輙北乃始委重於侃用李根計築白石壘又從孔坦言令郗鑒還守京口立大業曲阿庱亭三壘以分賊兵勢此所謂以歲月智計破之者皆侃本謀也侃軍惟固守不肯與賊交鋒賊亦畏侃不敢來犯峻分兵四出戰無不克而數戰力疲已在侃計中矣侃之欲西歸葢揚聲以誤敵實未嘗行嶠之力言亦猶前書之

意侃之不答蓋不欲明言其故而毛寶一言即加嘗護而遣之李陽一言即分米五萬餉嶠未嘗少有遅疑此豈真欲西歸者哉其欲自將救湓口又欲自將救大業忠勇奮發皆嶠亮之所未敢及從殷羨直攻石頭蓋已度峻之可以一戰而擒使嶠亮將以偏師綴之及嶠亮一遇峻軍則已敗走而峻乘勝遂攻侃軍以輕騎突陣不得入侃部將臨峻斬峻衆乃大潰詳其始末皆侃之功而嶠自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不復歸其功於

侃矣亮以奔亡之餘束手無策峻鑒雖忠義奮發而用兵皆非所長故毛寳曰義軍所恃惟公不以及亮并不以及嶠鑒也侃性周密兼總羣策而不自用其長算遠計有非諸人所能測識者侃既不名其功故其深沉之謀奇偉之略遂不著於世而反以指縱之功歸之於嶠豈其事寔也哉李閎滕含之破管商弘徽亦侃所建遣嶠之功僅獲蘇碩於奔敗之餘至於斬獲蘇逸則又西軍之功也京城既復侃即移兵歸鎮不與朝事羣議以

嶠輔政嶠以推導而絕不及侃遷都大事也嶠欲遷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以王導言而止而侃不與其議以至請任讓爭劉胤劾下敦皆不見從而侃坦然不以為意謝成功而不居屢見郤而不怨是真有古大臣之度豈後世功名之士所能及哉侃自討郭默後在鎮五年於朝政一無所預慕容廆疏上侃府請封侃答以為騰牋上聽可否遲速當在天臺其恭謹如是至於末年告老去位綜理微密精明不亂始終全節益莫與比而

史猶以折翼灑血影響烏有之事誣之則史所敘討峻前後之語豈可據信也哉侃釋然於亮而時有輕侮之語亮恥為侃屈而怨憾之心愈不解王導位望甚尊至受帝拜不辭侃亦時加輕侮非獨亮恥之導亦恥之矣侃之没導即以亮代其任侃諸子夏斌自相殘滅亮之劾夏亦由私憾至陶稱非有反叛之罪不以詔書輙爾收殺其他諸子亦無顯用者陶氏遂以不振而庾氏世執朝權導之諸子亦布在列位其所以掩侃之功誣侃

之罪者影響疑似蓋無所不至豈獨折翼灑血之事已哉凡史之所以誣侃者一則曰以不與顧命為恨夫顧命明帝自所引見皆在朝之臣郄鑒雖為兖州而未嘗出以車騎將軍受顧命此非外鎮之所得預侃何為以是懷恨乎一則曰遺詔褒進大臣而侃不與疑亮删除之成帝幼沖詔自亮出亮之忌侃嫌隙顯然又何庸以疑乎一則曰緩於討賊而又遣召龔登還夫侃方被疑若不待詔書而出師恐亮反以為侃罪郄鑒初欲入援

為詔所止及承詔出師而亦未能前進侃至尋陽而後以師來會未有以緩於討賊責鑒者而可以責侃乎侃之召登還必有其故或以師少而欲自往且未旬日而已戎服登舟倍道而進矣豈有中悔之意哉一則曰侃已欲西歸以毛寶戰勝乃留不去夫侃之克敵已有成算其欲西歸特一時之忿言或揚聲以誤敵而實未嘗以行且已遣毛寶又分米餉嶠其留不去決矣豈以毛寶戰勝而後留哉凡此皆影響疑似虛空揑飾欲以掩

其功而釀成其罪與折冀灑血之誣同而相傳既久史皆承而書之陶氏子孫微弱而故吏亦不顯無能辨明之者唐初諸臣不知刪正又附梅陶及謝安語以見侃為名流所重梅陶已不足道侃之功勳遠出安上安言又豈足重侃者史家之無識如此獨東坡蘇公謂陶公忠義大節此足以為定論矣余故因劉吳兩贊論而詳論之庶公之忠義大節著明於世而千百世之下不必蒙其黷黜焉

按溫嶠傳言侃預為盟主而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今以嶠傳考之亦未知其處分規畫何在也嶠之功在於激怒侃同赴國難而侃實非激怒之所能致嶠雖推侃為盟主實不用其命其諸將屢戰輙北疑皆嶠之所遣故侃曰良將安在其攻石頭嶠亮已為峻偏師所敗賴侃軍以獲大勝而嶠乃自專其功君子於嶠不能無疑焉亮之疑侃嶠亦固之故出為外援其後推侃乃出於不得已侃已釋然而嶠亮於侃則始終不協也庾亮傳言

侃嘗欲起兵廢王導郗鑒不從而止此用亮與鑒牋中隱忍解釋陶公之語侃之末年深以滿盈為懼於朝政一無所與若起兵廢導是復為蘇峻也此斷斷不然者且侃臨終上表猶稱導鑒亮之功勲可知其必無是事而亮公以見誣則亮之心術豈復可問也哉司馬公通鑑於舊史誣揑事已多所刪除而於討峻不能不承用舊史之文綱目因之書温嶠以陶侃入討峻朱子於綱目每以未及脩改為恨或指此等處耳至乞陶威公廟

額狀直云以表忠義則與綱目所書亦有不同者矣嶠有破王敦之功而侃有威名於荆楚嶠旣以王敦待之故其疑忌侃與庾亮同其推侃主盟特迫於一時之計而移檄遠近自専其事於末方乃陶征西而與庾亮同列其輕之也甚矣侃之遣龔登而不即自下葢亦以王敦為鑒恐為嶠所制及得嶠書惶懼窘迫仰命於侃其倍道而進或亦由此比至石頭侃遣庾亮守白石壘遣郗鑒還守京口立三壘無不聽命而嶠獨與相抗侃之

欲西歸亦有不樂嶠之意特以恐之故聞嶠言而亦置不答及破峻嶠即立行臺布告遠近號令百官史云處分規畫一出於嶠乃嶠自專其功之辭耳侃之還鎮所謂疆埸外將不敢越局固其素志亦以避嶠也嶠以忠義著而公心大度則不及侃遠矣嶠之臨終與侃書史削不載而侃言箴之箴笥時時省視至於中夜撫膺臨飯酸噎并以書工呈謂其死不忘忠追恨國恥奬臣戮力救濟危難是必深相崇重與前有大不同者而書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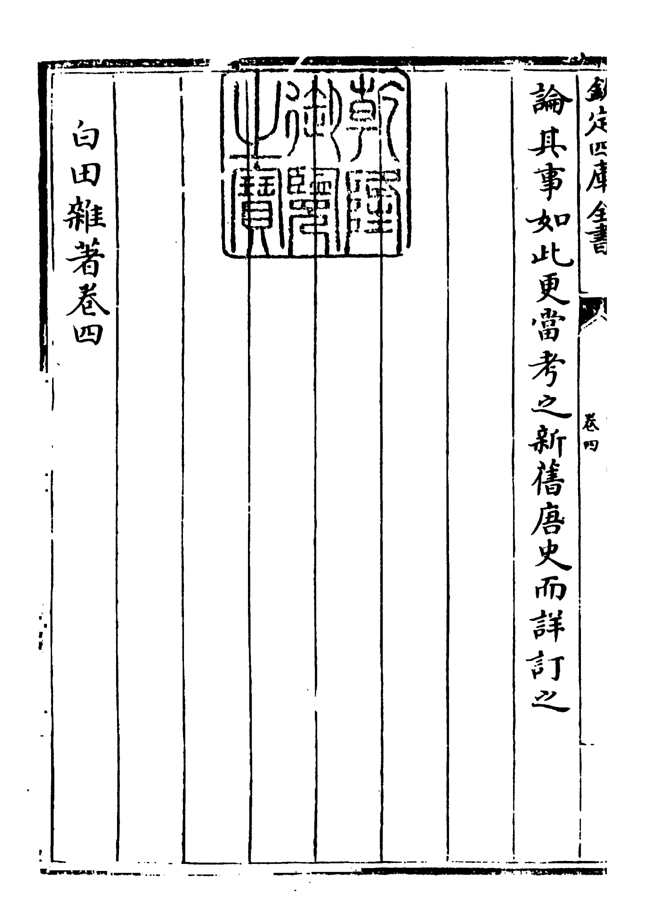
存故莫得而論也
又史所載梅陶語其云機神明鑒似魏武益言其材略
其下即以武侯比之其言未為大失但擬人非倫耳義
仲辨之亦未盡也吴論謂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疑其
有跋扈之心今考亮傳出舒嶠為外援脩石頭以備侃
皆亮以私意疑侃於侃豪無所與而後欲起兵廢王導
則又亮之誣辭若應詹之書則以侃勳名既盛相勉以
忠義耳非有所疑吴氏之云皆未為當也朱子取其大

意足以發明陶公之心迹而於小小有不暇論是以亦附及之

論郭誼

甘露之變王涯賈餗諸人皆以無罪族其子孫并走在昭義者為郭誼所殺且盡此天下所寃痛而李衛公乃降詔云逆賊王涯賈餗等已就昭義誅其子孫宣告中外衛公不應顛倒至此此必有所甚不得已也當郭誼殺劉稹以降而并及王羽賈庠等羽庠非有兵權為誼

所忌史亦不言其與誼素有嫌怨誼益以王賈宦官所仇嫉為此以快宦官之忿而以求節鉞度宦官必有與之通者故誼望節鉞不至而曰必移他鎮絶不料已之及於誅也衛公既定計誅之又恐宦官之沮其事故特下此詔見羽等之死乃上所命而非誼之功誼與同黨皆就誅夷而又以及於其餘是不欲微露其意而亦鑒於朱克融王庭湊之禍其後昭義帖服皆歸其功於盧鈞而未必非衛公誅鋤強梗之力也竊因通鑑所書而



論其事如此更當考之新舊唐史而詳訂之

白田雜著卷四